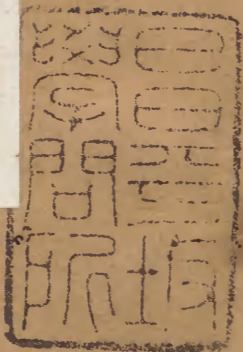


杜氏通典

卷一百五十五
之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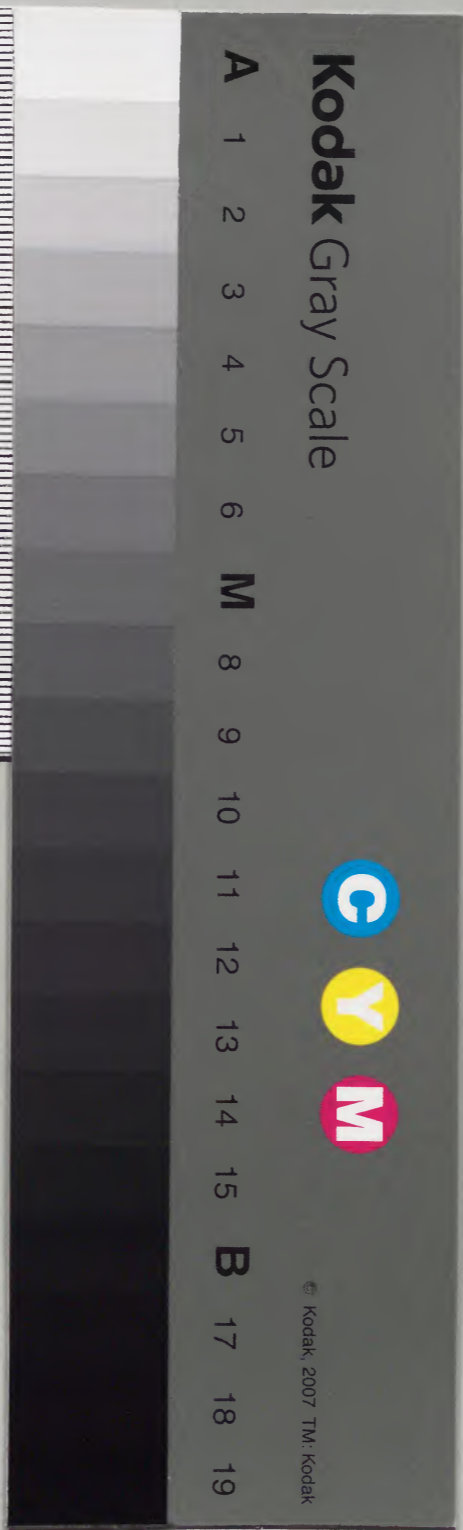
兵

漢書門				
二	四	二	四	類
一	四	一	四	類
五	〇	六	〇	架



內閣文庫			
二	四	二	漢
一	四	一	書
五	〇	五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4
冊數	50	(38)
函號	293	123





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五 增入宋儒議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法八

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不備

攻其不整

兵

兵

兵

先設備而勝

孫子曰銳卒勿攻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彼府

則當謹避以待其虛欲少而逃之高壁壘勿與

以弱制強不可支也之師寡不可敵則不若則能避之引兵備之強

相若則引軍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

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仇雖權時堅城固守

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所以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

也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

孤特之象也言敵前無孤特之兵後有堂堂

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是故朝氣銳晝

氣憤暮氣歸善田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

避銳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

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強善

守勿應潛伏路傍暮去必醉朝乘重裝驍騎逐

擊勢必莫當過我伏內如雪逢湯○後漢末袁

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油審配守

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

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若循西

以作守

盛大之貌也五字一作太也
威盛貌

理氣者也避其性即銳之氣擊其懈情欲歸此

醉一作卒

過一作遇

宋末二字顛倒

山來者。此為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益音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東晉宋末武帝伐南燕慕容超。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為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覲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自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州。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回。

自一作且

宋武實其後白石
壯一作北

頓入作上

甲

逕一作勁

挺一作鋌

待

泊蔡州。道覆猶日日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壯出拒之。賊遂率眾數萬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眾慮賊過江。咸謂當逕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眾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頹。既入城。解兵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逕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張刀矛挺刃。甲耀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陣以持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炎音標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頹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畧知

頓備

住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破之俄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擊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率諸軍四面蹙之土崩

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厭晉軍而陣

壓窄其軍吏患之裨將范丐音蓋趨進曰塞井夷

竈陣於軍中而疏行戶郎首疏行首者當陣前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書曰楚師輕窳土周固

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

師○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

兵以鉅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

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射

備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

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

之壯士擊大破楚軍鄆南因而滅其國○漢景

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

勝前銳其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

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

殺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烏路亞夫於帝帝使人

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

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楚相張尚乃得頗

其惡當作甚

牙字衍

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
 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
 卒饑數挑戰，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軍中夜
 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臥不起。頃之復定。
 吳士卒多饑死，遂以叛散。○後漢更始初，光武
 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
 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
 之。鹵與虜同。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
 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
 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

陽，悉破降之。○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
 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
 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其地，鋒
 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
 高壘以蔽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
 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揄，斷要其歸路。儉帥
 諸軍以為後斷，恪懼而遁。欽逆擊之，大破，斬首
 萬餘級。○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討互羌，大酋
 權渠率眾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
 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

下自一作遠

具無備

掩一作淹

避一作備

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自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劇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夜分。誓眾抹馬蓐食。先晨其甲掃壘而出。遲直吏明設覆而

陳勝

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避分。應變之術。不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大唐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於折思曆。墟之怒。城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血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拒之。待其氣衰而復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

後折 血恐當作血

五

士

李福保

險

彼氣將表

龐

中頗携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宋羅喉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莫逞其志。梁實固斂不出。以挫其鋒。羅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賊久疲。復謂諸將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喉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

待

天。羅喉氣奪。於是潰。○武德中。太宗率師伐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待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敗之。

不戰挫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

李福保

追此當作遣

于清江。剋銑。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墮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追靖按營。自以銳師求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違之而敗。

敵饑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去

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

勅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

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後漢王霸馬

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

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

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吉堯反

一切之勝。微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

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

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

城降。○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兗州界

人恐當作入

上

蔡永清

後上院園

供

曹公以下六字當細書

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輩相隨，軍無輕重，難以抄掠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精選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違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不能攻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隋煬

帝

遂一作隨

帝征高麗，大軍已渡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將多異同，又不測意。會高麗相國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述眾，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遂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遷延今。○隋末宇文敵饑疲亦同，持久之義。化及弒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眾。化及弗之悟，大

承

及渡之及一作乃
化及乃一作渠

喜恣其兵食，莫密饋之。會密下有入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及渡水濟，化及乃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丁仲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畧、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眾，肉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彼糧盡計窮，自當潰。」

腹 劉

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剛、弘等絕其糧道，其眾遂餒。金剛乃遁。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漢王以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春秋時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

自一作以

御文皆太山諸軍屯樂
嘉欽將攻文景王

反當作及

之同乘勢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對之。○晉將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諸將銜枚徑造討之。時藥嘉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反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鴛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而欽

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鴛曰：不棄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推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欽果亦出此其為合

追當作遣

師恐當作帥

惠

將恐當作恃

後漢初，光武追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恩。賊師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將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

葉增

將一作軍

勞

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
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諍之霸曰茂兵
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
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
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
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
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十六國前燕慕容雋已
赴幽薊至于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雋將慕容

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閔言於閔曰鮮卑乘

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

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

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

震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

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

持用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敵必出

萬死衝吾中軍吾令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

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剋閔與恪

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鑊連馬簡善射鮮卑

今當作今

用當作角

今一作今

方

我一作拘

勇而無剛者五千萬陣而前。閔乘駿馬，左杖雙
刀，右執我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萬餘級。俄而
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
走，行二十里，為恪所擒。

陣久疲致敗

犯一作祀

今當作今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
衆來救，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音水東
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
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令渡險而
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也。我按兵

隧恐當作隊

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
伺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
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
陣之西，馳而南，誡之曰：「賊若不動，止宜引歸。如
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
「可擊矣。」乃命旗將建旗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
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遠引其陣，却上
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
音齧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
旗幟，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武太后

德恐當作業

豁

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德拒於高郵之下阿豁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眾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出其不意

孫子曰出其不意

攻其空虛出其不意之塗也故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勝

莫太於不識也

○後漢初光武遣鄧禹西征至河東禹

勒

擊更始將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便整兵勸眾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傳

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魏末遣將鍾會

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

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得陽亭趣涪音

出劔閣西四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

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

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

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

艾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

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頓於

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

兵法

通判卷百五

古

兵法

通判卷百五

古

城皆當作成

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屬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絲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城都蜀主劉禪面縛昇觀詣軍門降○晉將鎮西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敵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尅之○晉末河間王顥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又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

又

興恐當作興

聞一作固

銳一作鈍

又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傷又奉惠帝討方于城內方軍遙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聞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銳是常貴因敗以為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又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又師乃出戰遂大敗○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

分

外一作內

山取恐當作最

豎恐當作豎

賊

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公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外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老彼師。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尅。張賓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柸尤敢。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千餘道。候城列守未定。

定

十

之

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眾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辰而動。勒納之。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千餘里。獲鎧甲馬千疋。就六眷收其遺眾。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并勸殺末柸。以挫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讎。

余星

明此當作時

率

功正當作反

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未卒，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東魏西荊州為梁將曹茂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明東魏北涓音育太守宋帶劔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劔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東魏大將齊神武兵伐西魏，屯軍蒲功，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今洛郡周文帝出軍廣陽，召

之本無持

從此當作從

固一作顧

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與之相待，必得行其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從結反悔無所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圖意。又忸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午，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

余暹

兵下有擊字

舍一作焚

謀

至是一作日文

亟

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旦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未及為陣。未及成列。周文縱兵破之。盡俘其眾。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舍輜重。棄城而去。齊神武亦至。撤橋而退。周文初與諸將咸難之。至是乃隱其事。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尚書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竇泰歡之驍將也。明勝而輕敵。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

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擒竇泰。歡勢自

阻慈呂反迴軍擊之。可以制勝。周文喜曰。是吾心

也。君即吾之陳平也。○後周末。隋文帝為丞相。

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

進至龍門。謙將趙儼泰會擁眾十萬。據險為營。

周圍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閒道。四面奮

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壞達奚甚等以盛兵

攻利州。聞梁睿將至。甚分兵據關遠。睿顧謂將

士曰。此虜要欲渴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遣一將趨劔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

圖一作巨

甚下同

守厥一固

即一無

待 侵一作侈

睿遣將分道攻甚自午及申破之甚奔歸于謙
 黎睿進逼城都謙令達奚甚守城而親率精兵
 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即以
 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大唐武德
 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
 之兩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的
 弓馬其憑今兩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眾如鳥
 斃所八翻我屋宿火食捨槩侵利料我之逸揣
 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時今欲先令勁兵亂
 其陣乃率突騎馳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

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貫魚以度
 爾追之彼十萬騎坑葬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
 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諸君勿疑
 於是潛師夜行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閒
 於突利悅而歸心焉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
 可因請和而去○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
 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時方曰
 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憇息追之可及
 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
 於是勤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眾遂至

晴

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駟徑至金
牙山及賀魯牙所時賀魯集眾欲獵定方縱兵
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
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骸骨存
問疾苦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
於是兩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
國以追賀魯遠擒歸于京師○貞觀中突厥諸
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行軍
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
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

遂

西

洛陽作落

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
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洛並
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獲隋齊王暕之子揚正
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頡利可汗太懼退保
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
懷持疑靖揣知其意是時詔遣鴻臚卿唐儉攝
戶部尚書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
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
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

法其即

討擊靖曰此兵機也非君所及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行陣頡利畏威先走部眾因而潰散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千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土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城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貞觀中吐谷渾寇遂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

十一作十

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軍次伏埃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合殺傷甚眾大破其國孫子曰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不備之處

擊其不備

春秋時衛人燕師伐鄭南燕姓姑鄭將祭側介足原繁泄私列反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

陸基印

將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魏將李典與程翼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少甲而恃險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翼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儁內洪反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儁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以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儁檀為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一鼓而滅遂擊破之

洪洪當作沃

乘勝至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儁檀懼請和而歸○隋末李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兵得二萬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焚之密軍由是大驚

而潰

攻其未整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烏宏宋人既成

列未濟未盡渡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

為軍也不以阻險也不因阻險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

餘不鼓不成列宋商之後子魚曰君未知戰勅

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就競也言楚在險隘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也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音苟獲則取之

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明耻教戰求

殺敵也明設刑戮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

勢也傷殺敵人則寧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與也金鼓以聲

鼓儻可也儻宋公違之而敗○後漢末曹公

討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

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涉鮮卑庭東陷柳城

王榮

乳當作幼

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

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

存則思亡常有備

先設備而勝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使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果

使治雷作史

人字無

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

子少休小人少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尅從之

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

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隔湖水滿寵謂諸將曰

今夕風甚猛賊人必來燒營宜爲之早備諸軍

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滿寵掩擊

大破之○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

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人李特素知之乃

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命日元等至李特安臥不

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

李一無

吳陶

杜氏通典卷一百五十五

元張顯等。○十六國北燕馮跋滿撥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在。逼奉主上。光踐寶位。列土頒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貴能防。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天主室。萬泥不從。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人課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傳

頌一作疏

無遺。遂平萬泥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五

卷五

杜氏通典卷一百五十五

六

吳

武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六

增入宋備議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法八

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

附抽軍

卑辭怠敵取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戰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託安衆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言

之地以待人之來則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敵

軍有備士馬閑逸已處便勢之地已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方赴戰士馬勞倦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能

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能

使敵自致者利之也誘之以近待遠以逸待勞

以飽待饑此理力者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

率步騎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

伐攻梁隨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

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

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跋若引

曰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軍不閑野

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

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跋諸城

赴戰之戰一作利

後一作彼

以我之充飽待彼之

跋也當作拔

水

跋也當作拔

不銜口崇一作所銜曰

境空當作克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滎。滎音崇。水流銜口崇。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境陵郡皆降。如忠所策。○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

國家一倒

伐必當作成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大夫杞子伐鄭，使告于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

師一無

葉伯賦

厥一作厥

樂當作樂

皆作死下同

興

凶

小

卷

卷之三

三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大阜曰陵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臯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

避風雨北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

帝西討巴惡漢其險必死此間余收爾骨焉秦

師遂東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

也奉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

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

背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

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謀及子孫可為背君乎言皆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與姜

夔子墨縶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遂敗秦師

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孫子曰餌兵勿貪以水利來餌也

餌敵取勝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

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

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

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度循河為甬道而南賊

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

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

葉伯魁

爭當作官

南作道也非

之。○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爭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知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晉將李牢之宋武帝討妖賊

劉

亥當作女

孫恩賊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亥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孫恩用此術獲免○晉將李矩守榮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老弱入山令所在散馬牛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十六國南源禿髮儁檀儁奴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儁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儁檀因分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

源當作涼

天去

世宗皇帝

五

葉華

賊

折作折

間恐當作聞

謹單騎入城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間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隋煬帝征高麗隋將宇文率衆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宇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

字恐當作于

悅聽一作怯所

涼

輕

軍勝虜掠被追餽敵不多敗傳檀以悅聽獲致敗亦貪之累故附之後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伐北沮渠蒙遜於姑藏至番禾若藿徒吊掠五千餘戶其將窟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徒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卒習戰若轉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徒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儻檀大敗而還

抽軍附

大唐魏公李靖兵法曰諸兵馬被賊圍遶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逐背揮戈曰必敗共賊相扶事須抽拔者即須隔隊抽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斧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即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奮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隊張

曰一作四此

扶一作持

衛

陣即免被賊奔蹙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賊相逼即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失節度者斬前隊

孫子曰卑而驕之彼其舉國兵與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候

清歸怒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兵法者如狸之馬力鼠之馬智下之猶卑靜而下之

卑辭急敵取之

戰國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

馬一作與下同

一本無此字
候一作候
要

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
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
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卽墨卽
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
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
秦燒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行
為五萬人其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

其當作具

糧食其待重寶啗秦貪而忽畧可貨以賂秦將果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士卒恐不從必危不知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
引兵擊之秦兵大破○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
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
相去七里遣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
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
為虞大饗渠師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
身免○大唐貞觀初突厥頡利自原州却歸時
遣李靖討之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

使

秦

史記卷六

陸祖

請為潘奎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頡利不肯朝覲謀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須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奄踰白道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彼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縱傍擊不備以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

江河言應變出終而後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

四時是也日月運行八而復出四時更至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四時之盛衰也

後漢初赤眉青犢十餘萬眾並在射犬光武引

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

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

死三千人俱持强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傳著

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强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

遂破之○宋柳元景為隋郡太守既至而變反

變當作變

傳當作傳

恭承清

食一作仗

重

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食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童戍豈悟城內兵少退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蕭齊夫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板齊主策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銳卒萬人

士

重一作吳下同

直來薄城僧珍謂將曰今力既不足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陴婢支反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敗○陳將周靈鎮安蕪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蕪與靈相遇靈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隋漢王諒據并州反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

永清

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戍，故大胗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

及
胗
渠
作
形

下以字恐誤

舍此當作合

壤一作壞 注同

壤一作壞

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裨將劉歆等令戰，弇升王宮壤臺觀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之壤臺也。東觀記作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交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後漢末，呂布復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命婦人守陣，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夾，曹公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隄步騎並進，遂

夾營當作夾

兵法

卷之六十五

二

葉奴

大破之。○大唐武德初，王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充率眾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陣於此，邨登後，魏軍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眾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排攢，攢，鑿也。子管反。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

應絃而倒。起辰及午，賊眾始退，因乘之，迫于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二軍對峙，皆得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六日在當作昌六

東魏大將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琚曰：琚，昌反。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眾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眾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齊神武，達之而敗。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晉司空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

石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

宜深溝高壘以俟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

曰澹衆大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

可一戰擒之何疆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

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

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

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

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戰僞

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兵

大敗○梁將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

和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駐澗去渦

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

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陣

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

遠來皆以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

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

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軍若皆疑惑慶之請獨

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

俟一作挫

勒

落兵之兵一作軍

駐一作駐

震恐。○齊神武與魏李武帝構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丑倫鎮武牢，遣使告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驍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違○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

人齊

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來。

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里餘。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覩周文軍少，竟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孫子曰：忿速可悔。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之，忿速易怒者，循惠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主不可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作欺悔。

悔一作悔註同

以

法

卷之五十五

七

怒一作恚

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眾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已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怒可以復喜。溫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也。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猷既失。則破亡矣。將以復喜悅。而亡國不可復存。故曰明主慎之。良將儆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也。

挑戰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令賊而勇者將。而擊銳。交合而北。告而勿驚。觀敵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

攻 不 止

而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眾追北。旗幟雜亂。自北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臯。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賄。曹咎自刎於汜水之上。十六國姚襄據黃落。前秦符生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

上字下疑說圖

葉增

癸當作發

聖下有騎字

都非當作柳

遣軍於西渚挑戰

將

右

虛癸襄頻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
 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
 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怒而出師可一戰擒也
 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果怒盡銳
 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
 迴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宋
 將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
 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宋郢州
今江夏
 遣人告郢州守將韋世隆曰被太后令當襲
 遠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

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
 世隆隨宜拒應眾皆披却攸之果怒令諸軍登
 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眾皆披
 却攸之軍因之敗潰○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
 至霍邑隋相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
 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開門出兵高
 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
 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左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
 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
 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

葉增

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

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

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

裏齊躁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孫子曰凡處軍視生處高高陽也視謂自謂前

戰降無登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此處

山谷之軍也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曰

是為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必處其高陽

而右背之是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此兵之利

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若

有無一作無有

丘陵為陣有無後患則當背丘勿迎也

敵處高勿攻不別會公妙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迎其高水上之

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

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鬪戰之利唯氣與形也

○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

韶發邛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

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

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

蔡傑

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

表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

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曹公違之故敗曹公

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眾有數千初遼東

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

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

與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咸

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

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假託安眾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

牛如牛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

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

襲鄭晉師禦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

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恠之單復宣

鳥一作鳥

燕上祝圖

兵法

卷之五

七

蔡傑

見其兼一作則為魚

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逐走，引東嚮。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蕪，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之鬼乎？卜者云事成首功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意。然須假託鬼神乃勝、廣喜，僉曰：此教我。

光威象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

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恠之。又閒令廣之次所

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聲。曰：大楚興，陳勝王。

閒謂竊今人行也。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篝火謂結起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

而號令，衆遂從之。○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

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

渴。士卒聞之，皆水出，乘及前水。○晉將李矩守

榮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

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

共祭共清

仲一作重下同

慕容寶遣將

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
庭使巫陽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
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
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十六
國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仲華於武威仲
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之仲華
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卒五千擊秋引師出振
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
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十六國後燕慕容賀麟率三萬

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遣武帝進軍討之

更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

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勝乎崇無以對

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沮洳水依漸洳澤以

自固如而據反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東晉末武帝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

或說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

為澠音繩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

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為段龕亦如之而

慕容隆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

圖

一本降下更有降字

武據下文當作鵝

往

內作乃

冊

講當作諸

百一作萬

梁一作報

倉

土當作上

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武飛入帳坐。衆咸驚愕。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鵝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存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宋武帝擊破走至彭蠡湖內，悉力柵斷尤里。大軍至尤里，將戰，帝所執麾竿折，藩沉水，衆並恠懼。帝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麾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講軍乘勝奔之，循

舟走，所殺及投水死凡百餘人，納其降附。○秦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遙還廣州。○梁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梁儲寡少，人情怊懼。以揚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隋末李密據興洛陽，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

天

上

三

王

不則兵皆疲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惑衆
皆請戰遂破密

兵民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行甫校刊
兵法十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議水泉隔山取水越山渡險
據倉廩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

斥鹵之地水草浸洩不可據軍也

力反為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
不得已為與敵戰而會斥澤此處斥澤之軍平
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陸處易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
之軍也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
敵行陣相守被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
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為之奈何太公曰夫
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
水草為固謹守關梁隘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定

人從當作入

阻險一倒

丘

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克眾○太公曰
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為法亦可六百步亦
可六十步量入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
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
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
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
下中高地下是也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
丘墓阻險強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孫子
雜用長短更發更止敵人軍馬雖眾而至堅陣疾

六

丘墓阻險

二

即

鬪材士強弩以備前後。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武
 王曰我無立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眾以車
 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
 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遙
 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
 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
 直而為屯以強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
 疾戰而必勝也。孫子曰以步兵十○管子曰凡
 兵主者必審知地圖環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
又還曲緱氏東
補有轅濫車之水。其水深名山通谷經州

者兵之者一作皆

能謂其草深茂有所覆藏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
 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燒田不可種必盡知之。
凡如此者其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藏謂蓄
主所當知也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
 地圖之常也。○大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
 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
 遽令移就崇崗將士云眾以就安堵不可勞擾
 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
 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

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度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住彼鄉人而
得道路之便利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鄉導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
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
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
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
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
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辯來

難之驅馳也故煙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

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

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

其全哉必須先規敵國道路遠近水潦山川谷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蓄積多少

兵革之數豪傑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
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為七軍中軍四千
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
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

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
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
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
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右廂向南左虞候押
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
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卽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
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卓幕
得相統攝急緩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
卽狹長卓務取營裏寬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
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賓有多少淮

均

狹

其次左駐隊次之

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軍諸地
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趨向險
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
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
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
道彼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
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
若道平川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法
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
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

一本三下五下各有隊字

當下一有軍字

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為戰隊。第四第五為駐隊。每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為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為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

立

向

色

則大十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辯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為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面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旗臥。即迴。審看大將。大將方軍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也。旗亞處即是其方。賊來便須捍禦攻擊。具法制篇中。○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燾下。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

位一作往

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即急擊之鼓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途飼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

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既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迴不得停推過訖以後軍准前排催急迫過○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

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弱橋津。險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

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

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併近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即須相裏。若得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

軍一作兵

住二有營字

輜重等隊分布使均。諸軍馬既通賊。應探候事須明審。諸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助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即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

知作如

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燿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晝日遊弈候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知覺來報。烽煙皆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十騎同。即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賊不到軍。即日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入急走告賊路。既置燿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押。○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徹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

虞
違當作遺

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准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羣牧放。○諸兵馬發引或逆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軍取充虞候子右候先將此兵修橋梁泥滓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遣。○諸兵士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諸行軍出師兵

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為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鬪打偷盜奸非亦不損暴田苗也。○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卽須勾當四司宮典司兵及左右分令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卽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捕捉許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檢驗驢馬羣先有脊破卽令剪毛洗瘡傳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擊絆卽將所由

壞一作綻

人領過營主量軍決罰司胄及佐下營訖即巡
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壞損汗須即修緝磨
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為按記准法科結司
倉及佐捉校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廣費○
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
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
隊官並不得離對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
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百步外各著
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
令眼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庫

隊一作陣

探下一有人字

候以示動靜○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
探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
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
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晝夜
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諸軍營常須虞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量
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
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
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
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

○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推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下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驚急奔馳報軍○諸晝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軍各著衣甲持杖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

仍須盡力禦押百方防備諸軍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准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止○諸在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為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

處分每晨朝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
 論一夜事若先為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
 萬一得知翻輸機便其胡挑鈴或鐸之類皆不
 可先定恐賊之誤人也
 ○諸且以二萬人軍用一萬四千人戰計二百
 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
 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即次
 左軍即次左虞候除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
 百隊其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
 八隊共五十六隊其左右兩軍各二十七隊
 共一百隊其分人定隊
 具軍制篇中須先造大隊以三隊合

一隊慮防賊徒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
 置使均得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
 軍各二隊通五十人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為戰
 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間空處據地二十步十
 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為戰隊據地計一千
 七百步其八十五隊為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
 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
 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
 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
 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力棒

施肥

警當作警 後

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擊奮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蹙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卽迎前騰擊步兵卽須却迴整頓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卽須齊進奮擊其賊却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趨審知賊警怖散亂然可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却打賊退敗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卽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營壘如其輜重牢固不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爲首

其一作兵 營

法一作去 兵

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駐隊前布列待馬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卽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其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却抽左虞候先入卽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其士分立宜爲豎陣其陣法弩手

余均

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駐隊兩邊相翊布
列卽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
黃旗向賊亞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
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
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
等隊排北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却立
不亞及聞金鈺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
處准前聽角聲卷幡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卽
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諸方陣旣成逢
賊鬪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行不前進

陣旣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
中間多有斷絕須面別各定總管都押勾當勿
令斷絕○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
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爲五等當軍等別各令
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鬪如更須
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
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
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諸每隊布立第一
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
兼旗在左次立右兼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

行。廉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撰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廉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所其首者賞物五下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

可

者准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入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聞時。捉馬人有前却。及應捉撩亂失次第。失鞍馬者斬。若其賊退步。趁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趁。審知賊退。撩亂驚怖。然或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聞之時。雖暫下馬。賊從敗退以後。即住騎馬檢校騰逐。○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為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鴈行

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內戰齊發弩
 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
 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持守捉
 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發用○諸隊頭
 共賊相殺左右廉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左右廉
 如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
 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
 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
 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此隊亦須速救臨陣不
 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

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
 差主師一人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
 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聲○諸見賊聲高喧
 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
 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後或在後
 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
 輒傳以山並衛公兵法○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
 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採牧飲相近地又有八
 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
 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

敵一作故

敵斥鹵多石少草無水謂之窮極敵邑破營謂
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草乾深謂之天竈穹崇鏃
形四面物瀉謂之沃燠皆急過勿留亦不得飲
死水○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
切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擘五軍分數
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
色旗見溝坑揭去列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
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仍須數相接
立旗鼓令相聞若見渡水踰山深邃林數精騎
馳勇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跡高山樹頂令人

及一作切

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
鎮拓乃令輜重老少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
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徑亦以部曲鱗
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
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
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
二辰豎六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
邪僻以朱雀旂豎午地白獸旂豎酉地玄武旂
豎子地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其樵採
牧飲不得出表外○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

法 查原典卷五十七 刑
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凡安營之法。其道略同。而附於此。

先據要地及水草

戰國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摩

開當作開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餘○後漢初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拘邑。未及至。拘音詢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漢將馮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方兵盛臨境。狃於小利。狃音猶。習也。謂。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狃。復也。郭景狀

狀 伏
狀 伏當作純

法

查原典卷五十七

刑

伏

女

九一作夕

挹當作拘
夫思當作夫

勞

女

曰謂祖狀復為之也。祖音友九。遂欲深入。若得反狀音逝貫音慣復扶又反。挹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失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營。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闕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後漢武都參狼羌為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

一。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諸葛亮出敘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魏將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劉贊

敘當作斜

北原當作北

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大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東晉末宋武帝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岷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其俱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

戰矣臨朐有巨茂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十六國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迎登使將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掠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

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東魏將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隋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樓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咳古哀山。

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入。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乏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

議水泉隔山取水越山渡險

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鳥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荻菰蒲之處。下有伏泉。○渴鳥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甬。入水五尺。卽於

擊恐當作繫

甯尾取松樺乾草當甯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
應而上○踰越山阻以絙擊竿頭引挂高處礙
固勝人便即令上又增絙次引人又加大絙續
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力辦

據倉廩

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時河南山
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
阻饑苦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
五十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即自剋之開倉恣食
旬之間勝兵二千餘萬人

千當作十

日

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七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唐原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法十一
 夫將者
 攻其必救
 本先取根
 本同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勢
 力少分軍必敗
 孫子曰安能動之
 所攻其愛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唐原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法十一

夫將者攻其必救

本先取根本同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勢

力少分軍必敗

孫子曰安能動之

所攻其愛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

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攻其

君主也。上兵伐謀。敵始有設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

攻其必救。先取根本同。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

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

之而解。○戰國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

孫臏必刃反曰夫解雜亂分糾者不控捲。丘員反救

閻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

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旁虜彼

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

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漢先零

罕开音二種羌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

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

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

以為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

之命虜馬肥精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

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攻堅黨合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一

交堅

葉

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
 宣帝從之果如其策○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
 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
 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
 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嚴
 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
 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
 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
 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里列營
 百所雲車十餘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

沒當作及

+

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或衝朝蒲城積弩亂發天下如雨城中負楯而沒王鳳等
 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
 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
 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
 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兵乘之斬
 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因大敗之王邑連先攻宛所以敗也
 ○王莽末王郎起河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
 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

李福保

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黨悉平○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三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奔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千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十騎出

迎棄降○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

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

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

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計

拔則操爲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

必也紹又不用竟爲曹公所敗袁紹遣之而敗○後漢

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

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

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魏將司

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

計當作許

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東晉將蘇峻反攻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

蒲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葉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遂潰。○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荊圍自解。

慶州當作慶之

荀一作苟

以一作似

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攻之。慶州果棄。荆州
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荀元廣。○東魏將
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
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
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
不與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
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
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達○隋
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
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對。東接

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平寬放。
充兵多戈矛。排攢宜險隘。然南逼洛水。北限大
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充縱排攢。蹙之。密軍失
利。密與數騎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
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馬
西上。有向充本營。左右麾旗相繼而至。充營內
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取
兵西退。自路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
顛。須大喪。師徒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
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騎。不復

奇

洛

直

乃與

輕出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郡守宋齧魚綺走保城守宛

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

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或作黎音黎也未明之

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

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畱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

城數十民庶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

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相攻士死傷者必多

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後又有強死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

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

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有不下者○蕭齊末

梁武帝自襄平率兵東下至郢州今江攻未拔

蕭穎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

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

早

相作止

元恐當作宛

陽
夏

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道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懼然候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亦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

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汭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遂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文夫舉動言靜天步况擁七州之兵以誅羣堅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是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克建業○大唐武德初守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莘人爲其固守若至莘卽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捨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

捨必當作捨

堅必當作堅

本卷通考卷之三十一

二不之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尅莘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化及爲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散○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祐音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旣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祐精銳

湖當作間
祐一作祐
右一作石

在水陸二軍然其自得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旣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餘衆雖多不敢復戰擁兵東走相次擒獲○孫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也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

一卒孫子以下別起頭

卷之三十一

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
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
變化勝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衝突其虛空也

必攻其易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

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諸為左拒以當蔡人衛

人陣拒方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

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曼伯為右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秦公

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

軍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戰於繻葛

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之法命二拒白旂動而鼓旂旒也通帛為之蓋令

外反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

卒大敗○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携離也隨將

少師曰不當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戰于速杞隨

師敗績少師違之而敗○春秋時吳楚二師陣于柏舉

諸當作請

鄭也當作鄭地
白當作曰
之作陣

當字下必脫王字
梁

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尅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大敗之○春秋時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東晉將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知攻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爲之用必

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如堵高顥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鄴城○大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卽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

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輕易致敗

春秋時鄭公子歸生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吾駕反鄭人入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成昭

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有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春秋時吳子諸

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

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是君也死

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至覆

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師我真山。

帝令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

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披甲。挺身登

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乘敵亂而取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詵於江

陵。王不從。靖謀致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

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郭。郭

戎當作戎

州一作川

詵當作詵

攻其水城剋之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誅內外阻絕城中携貳由是懼而出降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我專一而敵分散也我專為一敵分

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一屯

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為十共擊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者我專為一故眾

敵分為十能與戰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約言中故寡

少而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

而不知吾所舉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

者多則吾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敵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卒無不分散而少

寡者備入者也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眾者使入備已

者也敵所以備已多者由我專而眾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則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先期會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

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營之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

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

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

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况十數里之間也故善用兵者辟如師然師

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

尾至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

尾至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

尾至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

勞

師思言作帥此率通

卷百五

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并。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之。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中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以備者多。力分。漢將得

大一作下
樹

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終以此此。弊楚也。○蜀先主劉備東大伐吳。魏文帝聞備柵連營七百里餘。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眾軍必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蜀主兵勢。分故敗。○梁將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曜軍于張公洲。高旗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

疑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原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

候一作俟

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倚角而前，以脇諸柵。公別繞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懸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單騎遁走，審敵勢破之。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

後下既熾字

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置，陣已定，誓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有牙，甲之有角，身不蔽，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

陳勝

略一作隘

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士氣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兵氣，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鷲鳥之獲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

熊佛照

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
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退則力疲而不及近則
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
何能取勝於勅寇乎乃須怒士勵衆使之奮勇
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
勢也

布陣大勢分易敗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
孤信於洛陽東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
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至于溇東景等夜解

去及晨周文帝率輕騎追之至于河上景等
北據河橋南背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
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
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大提斬高敖曹虜其
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旣
大首尾懸遠從晨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
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
不利又未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
公等爲後軍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
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於大提恐當作於是大提

軍下一有遇字

隋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驃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惜軍勢

來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軍將曰。今圍壘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使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兵禦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拔。司馬文正與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其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

軍一作兵

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力少分軍必敗

漢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大戰布軍敗走○後漢初漢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

漢陽當作漁陽

公轉

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遺書光武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距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分專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城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

葉伯此

還一作退

尚

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旣難量欲潛師就上於江南彳兵禦之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之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排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

千下一有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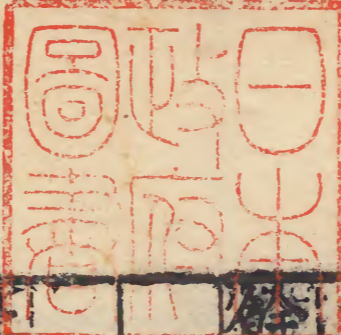
千當作十

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千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尚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軍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十里為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

葉伯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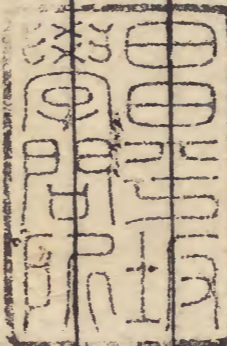
連下有鎖字

甚



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衛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眾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射不可入。眾其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鎖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呂光悞之而勝



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八

